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三回 聽讒言至戚分顏

詩曰： 罡風疾雨日興瀾，靜掩殘書帶笑看，  
枳棘滿庭誰解剪，芝蘭空谷自難安。  
流言恐懼周公日，反問能施樂毅殘，  
可恨含沙人不覺，雌黃在口令心寒。

話說刁仁自投富公之後，一味獻媚興讒，假仁假義，見人極盡溫和，存心無不奸詐，哄富公歡喜不過，竟認為赤心之僕、才幹之奴，一切大小事，俱托他總理。那曉得他一舉一動，件件打算主人的財帛，飽自己之資囊。一向的老管家們，人人束手，反要奉承他些，稍不遂意，便在家主面前下石，禍患立見。至令眾人不能置喙，真個是弄得來六宮粉黛無顏色！那邢氏又逞舊日開店勾人的手段來，屢屢對富公撒嬌撒癡，賣盡風情，把一個積年的老道學，竟勾搭上了。且枕席之間，用些慢迎緊湊，輕搖緩展之法，騙得富老愛之如寶。一年之間，把他滿身羅綺、極盡奢華，他也仗著寵愛，目中無物。夫人是個大賢大度之品，全不在意。只有倬然識他夫婦是個壞人，見刁仁幹那些欺主昧心的事，常常加之叱斥，即在富公面前，亦屢訴其奸惡。那裡經得他夫婦是內外侍寵，根深蒂固之人，富公不但不聽他，反怪女婿多事。倬然憤極，一日對小姐道：「向承岳父、母不棄寒素，從幼以賢妻字我，後憐先人遭變，即收留養育。此段恩情，小生時勒心碑，常懷圖報。即目下依棲在此，並非附其勢、利其資，實因未報深恩。欲俟小舅長成，然後我夫婦辭去，此素願也。不然貧乃士之常，我豈無容膝之地，而戀戀如此乎！今岳父誤用刁仁，受其欺蔽，我幾番苦諫，忠言逆耳，將來為禍不小。我今渴欲再痛陳一番，則岳父已屬迷而不悟，恐言之無益。若如聾似啞，坐觀成敗，又非翁婿之情。將來立意，唯有同賢妻辭去，不睹不聞為妙。未知賢妻，意下何如？」小姐道：「妾處閨閣之中，外面事總不知道，只是見那女人這些妖嬈模樣，目中久已難容。亦曾對母親談及，奈母親一味寬容，毫不為較，將來唯有付之不言耳。至若君所云，辭去一說，妾雖非讀書之女，然亦明白嫁雞逐雞之義，既已字君，貧賤相守，去留總聽於君。但念我母止生妾身一人，從幼珍惜，未離膝下，若一旦隨君而去，不免牽腸掛念。雖夫婦之道有常，恐父母之情亦難離耳！總如君所云，俟弟長成，然後辭去，此近乎情理之當然。至如刁仁，固為可惡，然亦不能敗壞大事，君當以度外置之，亦不必與之十分結怨。所謂投鼠忌器，父親既被蠱惑，則讒言自然易入，勢必至戚傷和，家庭不睦，使外人聞之不雅。不如忍耐，緘默為上。」倬然道：「賢妻之言甚善，但大丈夫處世，終不能為知而不言，隨風逐浪之人耳！」

正說間，只見丫鬢秀秀進房說道：「老爺在書房，請姑爺說話。」倬然即起身到書房中來，你道為何事？原來是刁仁在外面兜攬一件事，要央富公去府裡講情的話，卻是兄弟二人爭占家財。先是那弟與刁仁說定，為酬儀一百二十兩，外又許一百兩與刁仁的；不意次日，那哥哥不知弟央了富公，也來與刁仁說，許了二百四十兩，刁仁也勒定了這個數兒，刁仁貪多了一半的。勸富公退還那弟的，收了那兄的。只因富公本來原是忠厚人，恐怕退了未免失信於人，欲待不退，又禁不得刁仁在旁邊攪撥，弄得沒主意！所以請倬然去商議這一樁事。當下倬然道：「若論正理，以岳父在朝有清介之名，居鄉有長者之譽，一旦毀節改行，投謁當事之庭，以取錙銖之利，竊為不取，還要都退了的是。若云既已允諾於人，不便為自相矛盾之舉，則自然收了先議的，退了後來的才是。若貪了後議多，退了前議少，將來何以取信於人？倘令其人聞之，以岳父為何如人也！」刁仁道：「小人到有個兩全之法。」富公道：「怎麼兩全之法？」刁仁道：「兩個人的銀子，都不要退，兩邊都應允他。老爺總不要發書帖，靜聽官府審理，定有一個輸贏，那時取了贏的，退了輸的，兩邊俱不知就裡。贏的自然甘心肯送，那輸的銀子尚在，料他也不敢放個屁，又不費老爺紙筆，神出鬼沒，落得用他的。」倬然聽了便道：「這樣事，你便做得出來，使天下人做不出的。凡人處世，當以至誠待人，豈有縉紳先達，做此昧良心撞木鍾之事，欺天乎！欺人乎！若止憑苞苴之利，而不顧禮義名節，與盜跖何異？自古道：

窮達有數，富貴在天，  
求之不得，聽其自然。

刁仁聽道：「姑爺動不動說這些之乎者也，如今在世，無非似唱戲一般，認不得真。不過圖大家哄過去，大凡事拘定了禮義名節，只怕寸步難行，即使孔聖人後生，定要說他是個老腐儒，不通時世的人。」倬然站起身來，對富公說道：「此事任聽岳父尊裁，小婿才短之人，此移天換日之事，不唯刀（力）不能做，亦且目所未見，耳所未聞。」說罷，冷笑一聲，走了出來。富公見倬然不辭而去，雖有不悅之意，然到底想那話說得是，遂不聽刁仁，把兩人的銀子都退了。

刁仁想著上手之物，被倬然一席話吹散，且又惱他煞尾的話，恨入骨髓。回到自己房中，要想法兒算計他。卻好邢氏在裡面抱了公子出來，見丈夫悶悶獨坐，因問道：「你與人合口來哩？」刁仁道：「沒有。」邢氏道：「既不與人合口，為何惱惱的？」刁仁把上項事說了道：「我正要想一計較，攪撥老頭子，趕他出去方好。一則泄了以前的舊恨，二則可免將來之阻撓，去了這個窮酸，那老頭子我視同木偶，悉聽我扯線了。」邢氏想了一想道：「你且莫急，我到有一計，他丈母極愛他，別的事算計他不倒，只消如此如此，那老頭子自然著惱起來。」刁仁聽了歡喜道：「此計必中，你今後可加意奉承老頭子，於中取事便了。況我豈肯甘為人之下，少不得看機會，倘著我的道兒，弄了些銀子回鄉去，卻不是好！」當下夫妻計議停當。正是：

莫道男子巧，婦人嬌炎多，  
不須誇六出，妙計竟如何！

從此之後，邢氏常在富公面前，說倬然夫妻的不是。又說：「我一日晚間，在小姐房門外過，聽見姑爺與小姐商議道，當時沒有公子的時節，原想承頂老爺的家產，所以真心為老爺。如今有了公子，料來沒分了，趕早做些私蓄。故此小姐把奶奶身邊的衣飾，不時運去，只瞞得老爺一人。前日我丈夫對我說，聽見姑爺母舅那邊的鄰人說，姑爺把母舅出名買得有田房在那邊，丈夫恐老爺不信，所以不敢說，叮囑我也不可則聲，只恐小姐知道，怪我們口嘴不好。但我想姑爺得去一分，公子就少了一分，公子是我喂乳，下半世，我卻要靠著公子的，也算是我切己之事，所以不得不說。老爺將來也要留心些，且公子非奶奶所生，只有小姐是親生的，自然偏愛些。老爺不要沒主意，恐怕皮肉損了肉去，日後叫公子受苦，反壞公子。」說罷，彌彌而笑。正是：

舌如利刃，口如甜蜜，  
人面易知，人心難測。

這一席話，說得富公半信半疑，只留之於心，絕不提。邢氏見一計不中，次計又來，心裡想道：「如（欲）要用此計了。」一日，見富公獨坐在內書房，他故意抱了公子走進去。富公四顧無人，見了他，不覺一時情動，一把摟住，吻了一個嘴。邢氏忙把公子放在牀上坐，也把富公摟上來，富公即與他解衣寬帶，推倒在醉翁椅上，遂赴巫山之夢。那邢氏百般奉承，萬種嬌癡，極盡狂蕩之態。不想公子在牀上哭起來，因而草率完篇，未盡興而罷。邢氏起來，整了衣褲，掠好了雲鬢，抱起公子。正是：

黃金人人愛，美色更動心，  
一時貪念起，百計即相侵。

遂對富公道：「有句話要告訴老爺。」富公道：「你說來！」邢氏道：「我丈夫當時未投老爺之時，雖是買賣人家，然賤妾從來水清玉潔，並不曉與人講話調情。不想流落異鄉，自進老爺宅內，蒙老爺一時見顧，妾怎敢推辭，只得含羞服侍。本來原非淫蕩婦人，不意前日我偶在姑爺書房前過，被姑爺一把抱住，扯進去，定要求歡。我不敢十分唐突，只說我們雖是下人，從不會幹那些無恥的勾當，姑爺不可錯認了人。他說，既然如此，你就不該與老爺弄了，今日決不與你空去。我死命掙脫，跑了出來，老爺不

信，請看我的衫袖，還是掙破的。今日先稟明過老爺，若日後姑爺再要如此，只得得罪了他，那時老爺不可見責賤妾了。」  
好憑三寸舌，拆散骨肉人！

富公聽了，不覺太陽火發，說：「小畜生，怎敢如此無理，你既知與我有相干，一發不該了。」邢氏見富公惱怒，已知中計。又說：「老爺還不知哩！前日丈夫買了一幅美人圖與小鳳，姑爺又想調戲他，在畫上題了一首詩。我見了，把小鳳打了一頓，奪了他的，我娘兒兩人，他都想哄騙哩。」富公道：「你去拿畫來看！」邢氏即向房中取了畫來，富公展開一看，果是倬然筆跡。從來人心中一動疑，諸邪皆入。富公遂認定倬然借畫寓情贈小鳳的，有甚說得。便收了畫，打發邢氏出去，一徑到房中，細細對夫人說了道：「我竟做瞽目之人，認他是個少年老成之品，這樣事，可是老成人做得出來的！虧他平日不離說禮義廉恥四個字，爽是些假道學。罷罷！當初憐他父母雙亡，收留撫養，今他如此作為，我已心冷。女婿終是異姓，他宗可歸，叫他去罷，我竟不得這樣口是心非的人！」夫人道：「女婿不是那等人，你那裡得這話來？不要耳根軟，經目之事猶恐未真。不是我護短，你還該清心自想，我也不便對女婿說，待我去問瓊姐便了。」遂起身往小姐房內而去。正是：

憑空駕起蜃樓舌，致令波濤頃刻來。

大凡人為了色之一字，悉聽你至戚好友，未有不吃醋捻酸的，所以極淫之婦，舌利如刃，其言入情入理，良可畏也。古來英雄豪傑，誰不壞在此！即如晉獻公，聽驪姬之讒，而殺太子申生；呂奉先中連環之計，而弑義父董卓；楚平王納無祥，至今父子相殘。此皆前人已往之鑒，原非荒繆之談！

評：

刁仁說處世如唱戲一般，大家哄過去，認不得真，確是時路中人的要訣。死講道學者，自然不□，正都要鄙之、薄之、笑之矣！